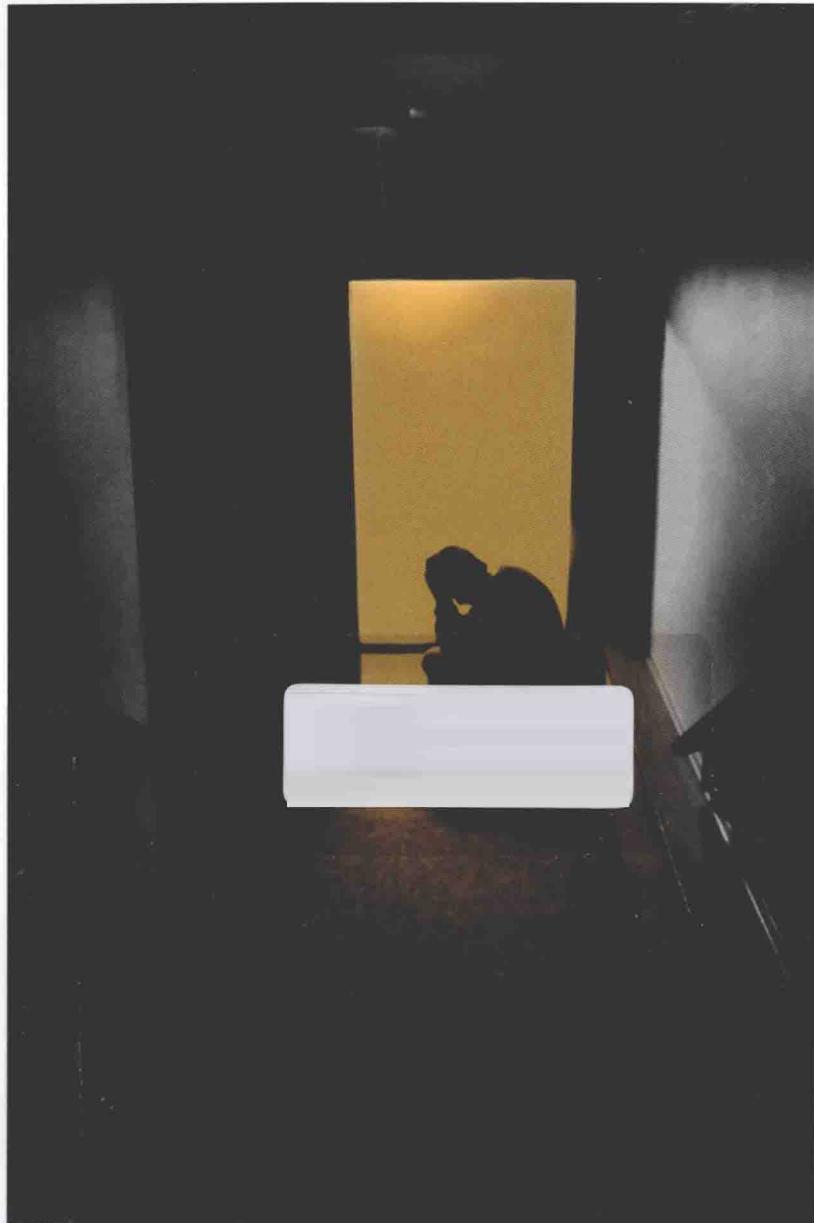


あくまのこうたんさい

(日) 横沟正史 著

杨婉蘅 译

恶魔的圣诞节



恶魔的圣诞节

〔日〕横沟正史 著

杨婉衡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恶魔的圣诞节 / [日] 横沟正史著；杨婉蘅译 - 海

口：南海出版公司，2014.6

(横沟正史作品)

ISBN 978-7-5442-7098-4

I . ①恶… II . ①横… ②杨… III .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日本 - 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993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2-109

AKUMA NO KOUTANSAI

By SEISHI YOKOMIZO

© Seishi YOKOMIZO 1974

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74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Tokyo/goe.

All Rights Reserved.

恶魔的圣诞节

[日] 横沟正史 著

杨婉蘅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黄莉辉

装帧设计 金 山 朱柳柳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70 毫米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098-4

定 价 32.00 元

目 录

恶魔的圣诞节 /1

女怪 /111

迷雾山庄 /143

恶魔的圣诞节

—

“啊，喂，对，是的。我就是绿丘庄的金田一耕助……”

金田一耕助刚准备出门，就被电话铃声从门口生生拽了回来，不得不站在那儿开始听电话。

“啊？啊，您说您是小山顺子小姐？……啊，原来如此，会不会，您担心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啊……不会，真的不用担心。就算对方是警察，没有委托人的许可，我也绝不会泄露半句的……”

看起来这个电话短不了了，金田一耕助摘了帽子，也不脱外套，随手不知从哪儿拉了把转椅坐了下来。

“啊，那是当然的。不过，如果是虚假信息可不在此列哦。啊，没有，是我有点失礼了。对，您说什么？”金田一耕助微微有些紧张，“这是个性命攸关的问题？您是说这个问题关乎谁的生死吗？啊，原来是这样，不会的，我刚才跟您说过了，绝对严守秘密，啊，是吗？话说回来，那个，小山小姐……嗯？”

金田一耕助眼中闪过一丝精光。

“啊，喂？这位小姐，您刚才是说您叫小山顺子吧？啊，是吗？没有没有，您客气了……啊，不会啊，我这边电话声音很清晰。啊，这个，大概是我刚才听错了吧。”

金田一耕助轻描淡写地自圆其说着，嘴角却弯出有点讽刺的微笑。

“啊，是吗？那您那边现在听得清楚吗？这样啊，那应该就没问题了。哦，原来如此……对了，小山小姐，实在不巧，我现在正准备出门，明天方便吗？啊，是的，那就感激不尽了……没有，其实是这样的，我眼前这个约无论如何也推不掉……哎，什么？您再说一遍？关乎人命？……您刚才就这么说，难道哪里发生凶杀案了？对，什、什么？是将来要发生的凶杀案？……您说您也说不清楚，但就是觉得会发生什么心里很害怕？……那这样吧，小山小姐，我现在马上就出门了，争取晚上九点回来，这样行吗？哦，这样啊……啊？您说什么？现在有人正在跟踪您？”

金田一耕助一脸紧张的神色。

“啊，您只是有这种感觉而已。然后呢？”

金田一耕助又连着点点头。“啊，那就好。原来如此……那这样吧，小山小姐，喂，小山小姐，听得到吗？那我一会儿出门的时候跟管理员说一声，让他如果见到一位小山顺子小姐来找我，就把她带到我房间里。啊？会不会，我光棍一个……啊，会不会，没问题，我屋子里又没有金山银山……啊，哈哈……哈哈，那九点整我一定回来，到时候咱们细聊，好吗？那就这样，一会儿见……”

终于挂了这个长长的电话，金田一耕助撂下话筒，一抬头，目光正对上探身向前的等等力警部。

电话铃响起的时候，等等力警部不耐烦地咂了咂嘴。他本来已经踏出门去了，可是听到金田一耕助接电话时的只言片语，觉得有些不寻常，便重新回到屋子里，一直饶有兴味地听金田一打电话。

“金田一先生，听起来是个挺有意思的电话嘛。”

警部故意撇撇嘴，嘿嘿地坏笑着。他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看得出他的好奇心可不是一般的旺盛。

“哈哈，看来我的电话被一个可怕的大叔偷听了去。”

“什么被可怕的大叔偷听了。要是那样，你怎么不提醒小山顺子小姐，你眼前就站着个可怕的警视厅大叔？”

“哎呀，好了好了，咱们赶快出门吧。”

金田一耕助用手绢擦了擦接电话接得黏黏的手掌，重新把皱巴巴的礼帽戴到他那乱如鸟窝一般的头上，然后站了起来。他身上一如往常地穿着已经软趴趴没了型的和服短褂和裙裤，外面披了一件大衣。

其实，金田一耕助正是受等等力警部之邀，正要走出绿丘庄公寓时，接到了刚才那通电话。

金田一耕助一边催促着等等力警部往外走，一边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把墙上挂着的日历数了三张，一起撕了下来。今天是十二月二十日，就快到年底了。

“哈哈，金田一先生，在这种事情上就能看出来，你还真是稀里糊涂啊。”

“所以说，这可不能让初次来访的客人看出来哦。”

说着，金田一把撕下的三张纸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里。

“警部先生，咱们走吧。”

这回是金田一走在前头出了房间，然后小心翼翼地锁上了门。

金田一耕助的房间在二楼正面。所以从客厅的窗户往外望去，正好能将绿丘庄的正门收入眼底。这使得他能够十分方便地提前观察访客的情况。现在，正门口停着一辆警车。

路过绿丘庄大门口玄关时，金田一耕助透过传达室窗口朝里望了望，管理员山崎正在里屋准备晚饭。

“哎，山崎先生，麻烦你一下……你就站在那儿听我说就行了……”

“啊，金田一先生，您这是要出门吗……”

不愧是金田一先生，看来平常没少给管理员小恩小惠，山崎一边用手背抹着嘴，一边飞也似的从里屋跑了出来。

“不好意思。我有点事情需要出去一下……”

“是又有什么案子了吧？”

山崎一边说着一边从传达室的窗户里望向大门外。他一定是被警车吸引了目光。

“啊，没什么大事。那个，我打算九点之前回来，不过今天晚上会有位叫小山顺子的女士来找我。”

“噢，小山顺子对吧。”

山崎说着在日历上记了下来。

“对，如果她来之前我已经回来了就没什么事，不过很有可能她比我到得早。”

“噢，好，好。”

“所以，如果我没赶回来也不要紧，麻烦你把我的房间门打开，让她进去好吗？估计我不会让她等太久的……”

“好。不过，真的没事吗？”

“有什么事啊？”

“啊，我是说没人看着她没事吧？”

“哈哈，不会有事的，那位女士自己也这么担心呢。没事，我没什么可让人惦记的东西。要是她来了，麻烦你给她点个炉子，让她暖和暖和。”

“我明白了。”

“那就拜托了。”

“好。那您走好。”

等等力警部正在车里等着。警部原本一脸阴霾，待汽车发动后，他扭脸朝金田一挤出一个坏笑。

“金田一先生，刚才电话里的那位女士，我给你推理推理论怎么样？”

“那可不行。警部先生，您这就有点失礼了吧。随随便便拿别人的委托人开玩笑……”

“哎呀，那有什么关系。还不知道委托的是什么事呢……那个，首先，小山顺子，是个假名。”

金田一想把话头岔开，警部却自顾自地继续说：

“而且，还是抓起话筒之后现想的假名。所以你在电话里叫她小山，她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那是她那边电话没听清楚……”

“第二，有人的性命受到威胁……她自己深深地这么认为。当然现在还不知道是她自己的命还是别人的命……不过，她本人也应该察觉到了一丝危险。”

“警部先生，别这样随意揣测好不好。一切等见了面才知道。啊，对了，见了面她告诉我以后我也不轻易让你知道的。”

“不，不如说你可千万别告诉我。”

“啊？您什么意思？您觉得我这么缺乏职业道德吗？”

“不，不是道德的问题。是预感的问题。”

“预感？您又说这种玄之又玄的话，真不知道您脑子里哪来的这些不靠谱的念头。”

“我说啊，金田一先生，”等等力警部故意卖关子，一字一顿地说，“打电话的时候，你脑门上的汗越出越多。这就证明，你自己也觉得电话里那个女人说的话很真实，不是吗？”

“所以呢？”

“所以……就是说，怎么说呢？这里面肯定能牵出个案子来。只要牵出案子来，你就不得不跟我说。哈哈。”

“警部先生，这么说您就是不相信我的能力喽？”

“此话怎讲？”

“不就是嘛。小山顺子女士……不知道是位小姐还是位夫人，她来寻求我的帮助，不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吗？警部先生的意思是我没有阻止罪案发生的能力？”

“没有，这个……”等等力警部用手掌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脸颊，还嘴硬道，“不是，我对你这方面的能力还是评价很高的。就是因为评价高，我才一次又一次地找你帮忙嘛。不过……”

“不过？”

“我还是相信自己的预感。为什么呢……”

“为什么？”

“就因为，那个电话打来的时候，我正巧在你旁边。所以我相信，命中注定这个案子早晚会和我扯上点关系……”

“我还不知道，原来警部先生也是个宿命论者呀。”

金田一揶揄地朝他点头致敬，等等力警部绷着的脸一点笑意都没有。他这一脸愁容，或许是因为他正在心中酝酿着他那神秘的预感吧。

金田一似乎也受到了他的感染一般，沉默了好一阵子。过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嗫嚅道：

“我以为什么呢，就是神经衰弱。”

“神经衰弱？你说我？”

“是不是，不是您，是刚才那位女士。本来小事一桩非要闹得鸡飞狗跳……就是所谓的被害妄想狂嘛。最近这种人越来越多。不过，这事先搁一边，警部先生，您原来说的那个……”

金田一耕助把话题岔了开去。但是，他错了。

自称小山顺子的那个打来电话的女人，绝不是什么神经衰弱患者。金田一耕助有感于她急迫的语气，才定下了今夜之约，然而，事后回想起来，他显然对那女人话中的惧意判断得不够。换句话说，他小瞧了那女人的电话。

若他从一开始就准确地理解了那女人的诉求，可能他连手头这件等等力警部委托的案子都不会接，而会专心等待那女人的来访了。

二

这一晚，尽管没能把等等力警部带来的这个案子彻底解决，但是已经有了些眉目。九点整，金田一耕助回到了绿丘庄。

“警部先生，您还相信您刚才的预感吗？”

跟警部分别的时候，金田一半带嘲笑地问。等等力警部把头微微一侧，语气沉重地说：

“当然相信。而且，这种感觉比刚才更强了。我的预感正在耳边不停地跟我窃窃私语呢。”

警部的话太过诗意，简直不像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果然，连他自己都受不了了，眼珠一转嘿嘿笑了出来。

然而，金田一耕助却是一脸忧色：“为什么……为什么比刚才还强？”

警部没说话，只是给他看了看手表。手表上显示的时间是八点三十五分。

“晚上九点，对一个女人来说，在这个时间出门访客有些异于常理，更不用说是到绿丘町这样一个远离市中心的地方。所以就更不对了，不是吗？由此可以想见这位女士的心情有多么急迫……不过，不管怎么说……”

等等力警部肥厚的脸颊上浮起一个滞涩的微笑：

“我今晚十二点以前都在警视厅，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别客气。”

“所以说，警部先生，您觉得今晚会发生什么对吗？”

“不是，不是，预感而已嘛。说得古风一点，也可以说是一叶而知秋嘛……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自己也不明白……”

警部的神情半是认真半是玩笑，侧头思考着什么。与警部分别后，金田一耕助在涩谷的道玄坂附近打了一辆车。九点整的时候，他回到了绿丘庄。

金田一耕助透过传达室的窗户往里面望了望，没看到山崎夫妇的踪影。他径直走上了通往二楼的楼梯。

那位自称小山顺子的女士究竟到了没有呢？等等力警部说了那样一番莫名其妙的话后，金田一耕助的心里有点躁动。

他来到自己的房门口，明显感觉到里面有客人在等待，因为门缝里漏出了一丝灯光。他一拧把手，门没锁。

“哎呀，让您久等了。您等了好一会儿了吧？”

金田一在玄关脱下大衣，向客厅打着招呼。没有人回答，只能听见煤气炉的声音，似在低低地呻吟。

但金田一仿佛没事一般，接着说道：

“哎呀，真是太不好意思了。我刚才……”

他打开客厅的门，一瞬间，他呆住了。

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被大灯照得明晃晃的客厅里，只有煤气炉闪着微白的火光，沉沉地低吟着。房间里一片暖融融的感觉，看来煤气炉已经开了好一阵子了……

金田一耕助煞是困惑，站在门口一动没动。像以前一样，他又开始挠起他那鸟窝般的头发，呆呆地环顾屋内。他的目光落在房间一隅的椅子上，看到那上面搭着一件女士外套和一只手袋，瞬间他放下心

来，露出白牙微微一笑：

“是去厕所了吧？”

为了不让屋里的热气散了，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赶紧关上身后的门。他走到书桌前，坐在转椅上。

桌上摆着三份晚报，一定是带客人进来的时候，管理员山崎放在桌子上的。金田一耕助拿起一份瞅了瞅，顿时觉得冷静了不少。

这种时候，往往客人和主人都会有些尴尬，尤其客人还是位女士。金田一耕助愁苦地思索着她要是从厕所里走出来，该怎么打招呼才好，心里不住地苦笑。

三分钟——五分钟——

金田一耕助把三份报纸胡乱地翻来翻去，客人还没出来。他时不时就朝通往厕所的那扇门望一眼，渐渐地他的眼中蒙上了一层阴影。

金田一耕助最终还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打开通往厕所的那扇门：

“小山小姐，小山小姐，您在吗？”

他不断地喊着，还是没人答应。此时，一阵寒风吹得窗户哗啦啦作响。

然而，客人一定是在里面的，里面亮着的灯光就可说明。难以想象管理员山崎会连洗手池那里的灯都帮他开好了。

猛然间，金田一耕助心中似黑云翻墨般涌起一股暗潮。

“小山小姐……小山小姐……”

他的声音变了调，短短几步的走廊，走起来双脚似踩在云上。

金田一耕助向狭小的厕所里一窥，随即一声尖叫从他的喉咙中冲出，好似跑了调的笛声。

洗手池附近的地板上倒着一个女人，一个身穿朴素的浅褐色西装的女人。她面朝地板，难以辨认相貌，但她显然是来这里找水喝的。滚落在地的一个铝制水杯说明了一切。女人的双手像要嵌进瓷砖里一

样死死抠着地面。

“小山小姐……小山小姐……”

金田一耕助低语般轻声地唤着她，同时蹲下身来伸手去探她的脉搏。她的身体已然开始僵硬，脉搏显然早就停了。

顺理成章地，金田一耕助的眼前浮现出等等力警部那苦涩的笑容。

他迅速环视了一遍厕所，然后回到客厅，拿起了座机话筒。

他要寻求警视厅搜查一科等等力警部的帮助。

三

昭和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晚上九点三十七分。

为了这起案件，第一个赶到绿丘庄的是绿丘医院的院长佐佐木医生。几分钟后，绿丘警局搜查主任岛田警部补也带着下属赶来了。他们让平日里一片闲静的绿丘庄似被捅了的马蜂窝一般嘈杂不已。

“金田一先生，这是怎、怎么了？刚才来访的那个小山顺子小姐出了什么事吗？”

管理员山崎面色苍白，眼神有些激动。

“山崎先生，你也不必如此担心。不过，待会儿有些话要问你，今天晚上你哪儿也不要去了。”

“那是，那是当然，我也没什么地方可去……”

绿丘警局的岛田警部补以及绿丘医院的佐佐木医生从前都和金田一耕助共事过。

“哎呀，这回真是吓了我一跳。金田一先生，居然会在先生的居所里发生凶杀案……先生，你说这人是被杀的吧？”

岛田警部补五短身材，一双罗圈腿还是像从前一样匆匆地踱来踱去，形如满月的大脸上由于激动而浮着两团红晕。

“看起来似乎是吧。”